

第一章 要是门里边是条大蟒蛇呢？

科利亚的父母年纪不算大，还不到四十。可他们却认为自己年青得很，买了一艘汽艇，希罕得不得了，刷上油漆，拖到河边上，下到水里，修好发动机，请来一帮客人，准备一面烤羊肉，一面唱旅行歌曲。但他们是一些蹩脚的旅行家，根本不懂怎么享受幸福。去年在伏尔加河上乘船转游了两个星期，总共才航行了一百公里——真是笑死人。科利亚和他们在一起感到没有意思。他们这种浪漫主义的作法和科利亚格格不入，舒服得过份了。所以在四月的一个礼拜日，他断然拒绝跟他们一起去给那宝贝“海鸥”刷漆。他说他明天要考试。科利亚的父母看他知道用功了，很受感动，也就不再勉强他去了。而科利亚却得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礼拜日，没有父母管束，没有活儿，自己愿干什么就干什么，象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①一样。

科利亚睁眼醒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已经走了。桌上留了一个卢布和一张纸条，让他去买克非尔^②。

一大早，科利亚觉得这自由的一天还长着呢，所以他一点也不着忙。他把收音机调到最响的地方，开始考虑，该给谁打电话。天还早，朋友们还都在睡觉，科利亚决定先去买克

① 伊壁鸠鲁是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为了获得幸福，就必须摆脱偏见，掌握自然规律的知识。
——译者

② 用发酵牛奶做的一种饮料。——译者

非尔。他拿了卢布、提包和空瓶子朝楼梯走去。

在楼梯上迎面碰到两个卫生员，抬着一副叠起来的担架走上来。卫生员是中年人，体格结实得象装卸工人，只不过戴着医院的帽子，穿着白大褂。科利亚站住了。这时他发现邻居的门半开着，屋里有人说话。卫生员把担架抬了进去。一定是我们的邻居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出什么事了。

这位邻居是个单身汉，经常出差，科利亚不知道他在哪儿工作。科利亚决定等一会看看再说。不大功夫门开了，卫生员抬着担架朝楼梯走去。担架上躺着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他脸色苍白，一条床单直盖到脖子。后面跟着一个年青医生，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药箱子。医生在门口停下问道：

“房子怎么办？”

这时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一眼瞅见了科利亚，非常高兴。

“你好啊，科利亚，”他低声说。“碰见你，太好了。你看，心脏病犯了。真倒霉！”

“不要紧，您会好起来的。”科利亚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求你办件事：把我的钥匙拿着。最近几天有个朋友要从穆尔曼斯克来找我。他知道，要是我不在家，钥匙就在你们家。”

“一切照办！”科利亚说完，转身嘱咐大夫：“请您把门关上，把钥匙交给我。”

科利亚把抬着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的担架一直送到大街上。卫生员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抬进救护车。害心脏病的人需要绝对的安静。

“什么时候能回来？”他问已经躺在汽车里的尼科莱·尼

科拉叶维奇。

“过一个月就回来。也许还能早一些。我能起来，就给你们打电话。”

“您打电话吧，我一定去看望您。要不要给您买点水果？您不用客气。”科利亚说。

“我那个从穆尔曼斯克来的朋友肯定会给我带药来。请你转交给我。”

“您就放心吧，我父母也乐意帮助您。”科利亚说。

救护车开动起来，一溜烟向斯科利法索夫斯基医院飞驰而去。医院的名字是刚才分手时大夫告诉科利亚的。他望着汽车后影站了片刻，觉得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很可怜。这个邻居是一个挺好的人，从来不以孩子们的师长自居，也不夸夸其谈教训人，同他聊天很有意思。

接着科利亚到商店买了克非尔。在收款处交完钱，摸摸口袋里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房间的钥匙，心想：可别忘了把它挂在走廊里显眼的地方，穆尔曼斯克的那位朋友一来，马上就能找到钥匙。可是回到家后，科利亚并没有把钥匙挂在走廊里。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事情是这样，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的书桌上有个三桅巡洋舰模型。这个模型是用木头做的，帆是布做的，桅杆是用细绳做的，炮是真的，是铜的。有一次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说，这艘三桅巡洋舰有两千个零件，完全是按照真巡洋舰复制的。科利亚很喜欢看这艘军舰。要是眯上眼睛坐一会儿，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巡洋舰在海上漂流，帆也收起来了，因为两周来一直是风平浪静。

科利亚班上的菲马·科罗廖夫得知这艘巡洋舰后，就老

要到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家串门，可是科利亚却不急着带他去。带菲马去串门可是件危险事，因为这家伙脸皮最厚，笨得出奇，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他手里，保险得整个稀巴烂。菲马也磨叨烦了，于是说：“你把巡洋舰的尺寸量给我。我打算做个帆船，就是缺资料。帮个忙嘛，也不费你多大劲儿！”

这话是昨天说的，今天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就病了。晚上爸爸妈妈一回家，可能把钥匙藏起来，可菲马说啥也不会相信邻居住了院，肯定以为科利亚又在胡说八道。

由于这个原因科利亚回到家后，拿了一张纸，一把尺和一支铅笔，打开了邻居家的房门。

这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样做不好。因为即使问问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大概他也不会拒绝。

科利亚随手关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打开过道里的灯，观赏着挂在墙上的一些青面獠牙的非洲假面具。

接着，科利亚不慌不忙地走进一间大房间，这是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的办公室和卧室。长沙发上的被褥乱七八糟，床单揉搓得皱皱巴巴的，电话听筒晃晃悠悠地吊在地板上。科利亚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探着身子够电话，拨“03”的情景。科利亚把听筒放到电话机上。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这房间里来过，其实房子很普通，只是显得空荡荡、阴森森的。科利亚站在房中间，觉得做得不太对头，打算马上离开，不去量巡洋舰的尺寸了。

他所以没走，是因为墙上挂着一支古老的火石手枪。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曾经把这支枪给科利亚拿着玩过。但是在别人眼巴巴瞅着你的情况下，玩也玩不痛快。科利亚从墙

上摘下手枪，扳开撞针，瞄准窗户。这时窗外恰好飞过一只乌鸦。科利亚扣动扳机，手枪咔嚓一响，声音不大。当然喽，要是枪里装上子弹和火药那就要响多了。

科利亚把手枪挂回原处，一眼看见了通到后屋去的那扇门。这扇门和普通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总锁着。科利亚到邻居家来过好几次，从来没有看见这扇门打开过。科利亚心里早就纳闷，门里边能藏些什么呢？有一次他还问过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您那里面有什么？”

“你读过‘蓝胡子’^①吗？”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没有回答，反而提了这么个问题。

“您又没有结过婚。”

“那里藏着一些好奇的小男孩，总共七个。还有一个空位子，是给第八个男孩留的。”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说。

那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科利亚也没有再问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嘛。

这时科利亚发现那扇门上插着一把钥匙。显然是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没有料到会突然犯病，后来就忘记把钥匙拔下来了。

科利亚走到门前开始思索。这里面大概是些文件、公文或者是些贵重东西，也可能是收集的邮票。本来么，要是人家不让你进屋看，你就不要死乞白赖地进。

科利亚本想转身去看巡洋舰，但猛然又一转念：要是这个邻居在他后屋里关着个稀奇的动物呢？这个动物不但稀

① “蓝胡子”是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查理斯·皮罗特根 据法 国民间传说写的一个故事。蓝胡子是一个暴虐无道的人，他把杀死的六个妻子放在一个密室里不许别人进去。——译者

奇，而且危险，简直不敢让人看见。比如说是一条身长十二米的大蟒蛇。眼下这个稀奇的动物正饿着肚子呆在那里，还不晓得整整一个月不会有人喂它。如果这是一条蟒蛇，或者是一头骆驼，这倒不大要紧，它们没有食物和水也一样能活下去。可如果是一头老虎，那么它会在屋里折腾上几天，要是不能把墙刨坏跑出来，准得饿死。可要是把墙刨坏跑了出来，结果就会更糟。它从二楼一下子蹿到草地上，把退休老太婆丘夫皮洛的花踩坏，一口把老太婆吃掉，再把卖冰激凌的售货亭吞下去，这就非得喉头炎不可。

其实，科利亚并不是真以为老虎会把那个厉害老太婆丘夫皮洛吃掉，虽然她常常唠叨说科利亚走道儿脚步声太重。他只不过想看一看这间密室，但是要看必须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关心挨饿的动物——这是最冠冕堂皇不过的理由了。

科利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门里边有没有喘气的声音或者是簌簌响的声音，可是里面鸦雀无声。

于是科利亚一拧钥匙，门开了。

第二章 这不是印度

当然喽，要是关在里面的骆驼不要水喝的话，科利亚只打算看一眼就把门关上。

他把门打开一条不超过五厘米的缝。没有什么动静。他又开大一些，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科利亚伸进头去一瞅，原来屋子几乎是空的。

这间屋子不大，四周是绿色墙壁。窗户用厚窗帘遮着，可屋里挺亮堂，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屋里摆着两个柜子和一把椅子。

一个柜子是旧的、木头的，能装不少东西。柜子门敞着。里面挂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和雨衣，衣服下面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男式和女式皮鞋、便鞋。柜子另一面的格板上放着床单、枕头套、衬衫和各种内衣。有三张折叠床靠在柜子外面。

科利亚这个满心想看动物的人，看到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满登登装了一柜子各种各样人的衣服时，该有什么想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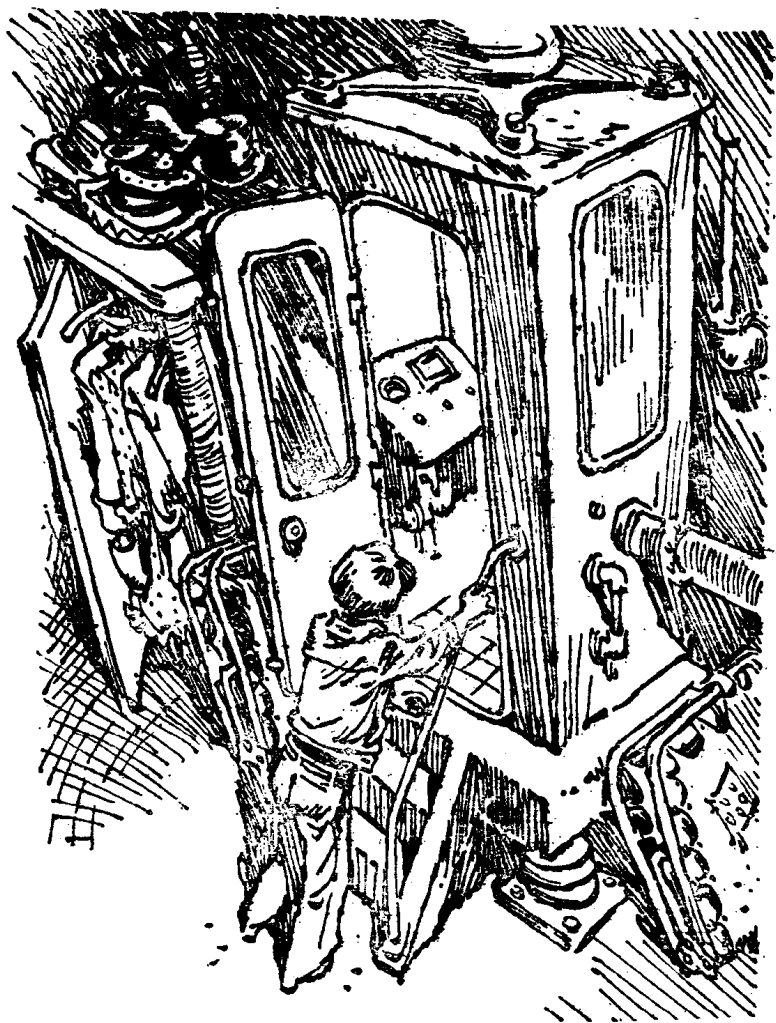
科利亚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是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那些外来朋友的。常常有一些朋友和熟人来找他，这些人都是打外地来的，有时一住就是一个礼拜。科利亚还认识了其中一个老头，送他到旧书店去过。那个老头对科利亚说，他住在一个小城市里，有时买不到需要的书。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的朋友都把东西寄放在莫斯科，免得提着皮箱东跑西颠。

他们就睡在折叠床上。

总而言之，要不是这里还有一个柜子，这间屋子简直没有一点意思，满可以放心离开。

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柜子。它好象一个自动电话亭，但比电话亭大。科利亚走到玻璃门跟前，往里瞧了瞧。亭子里没有电话，有一个象飞机里那样的仪表板。科利亚这才恍然大悟，这房间的主要秘密就在这个亭子里。

“等一下，”科利亚冲口说道。因为他心情有些激动，有两种想法使他左右为难：离开，还是到跟前看看那些仪表？



门开了，仿佛是在请科利亚到里面看看。

他一向对技术有兴趣，去年还装过一台收音机，不过就是不好使。

科利亚一拧玻璃门把手，把手象上了油似地轻轻转了一下。门开了，仿佛是在请科利亚到里面看看。他毫不迟疑地跨进座舱。里面有一种电气味，就象下雨打雷时那股味道一样。

他仔细看了看仪表板。仪表板下端突出来一个斜面，上面有两行按钮。稍往上是一排开关。然后是一排刻度盘。整个这套仪表都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所以也搞不清楚它究竟有啥用场。

事也凑巧，科利亚的目光落到了开关上，开关的一头写着“开”，另一头写的是“关”。现在开关正指着右边的“关”字。

开开了再关上还是容易的，科利亚一边想一边拧了下开关。

发出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仪表板上的指针动弹了，有些指针开始转起来。科利亚原想把开关关上，但忽听背后轻轻地响了一下。他急忙回头一看：门关上了。他从门里边拧了拧把手，可把手不听他使唤。这时科利亚并没有张惶失措。他把开关拧到左边，仪表指针回到零位，嗡嗡声消失了，门又慢慢地自动打开。

“瞧，机器得听人指挥。”科利亚得意地说。

他又把门照样开关了两次，然后决定再试验一下别的开关，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以随时关上。

在第二排按钮的尽头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它下面写着：“放”。在这些按钮下面写着些号码和莫名其妙的符号。只有

两个按钮下面写着：“中间站”和“终点站”。

这可太有意思了。科利亚拧了一下开关“放”，可是不见什么动静，他知道这是太慌张了。应当先拧开关“开”。他拧了一下。门关上了。他又拧开关“放”，还是没有动静。科利亚心想准是还有个什么步骤漏掉了。

科利亚不是个笨人，他断定机器没动静肯定是开关拧得不对。于是他拧了下按钮“中间站”。这次碰巧了，科利亚反倒有些后悔不该乱按。

嗡嗡声越来越响，耳朵都要震聋了。玻璃门被乌云遮住，玻璃变得暗淡无光。座舱微微一颤，好象有人开动了治牙的钻牙机。科利亚伸手要闭上开关，赶快止住这种颤动，但这时在仪表台上方的荧光屏上出现了两个非常清晰的红字“注意”。

字幕一闪，顿时消失了，在原来的地方又出现了另外一行白字“检查一下，你是不是站在圆圈里。”

科利亚往下一看，只见他站在一块圆鼓隆冬的黑地毯上，地毯周围划了一圈白线。

“是的，我站在圆圈里！”他可着嗓门喊，想压过越来越大的轰隆声。

接着出现的字幕就象命令一样严厉：“不要动。抓住扶手。”

科利亚没发现有什么扶手，这时在齐眼那么高的地方从仪表板上伸出来一个把手。这个把手是按成人的个头准备的。科利亚老实地抓住那个凉嗖嗖的把手，他不敢违抗荧光屏上写的那些话。

“闭上眼睛！”字幕命令说。

科利亚眯上眼睛。

顿时一切都消失了。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上，没有下，没有空气，没有热，也没有冷。只有科利亚手握的那个凉嗖嗖的把手。

这情况持续了多少时间，他并不知道。大概时间不长，也许有两个小时。他甚至都不能害怕，也不能喊叫，因为害怕和喊叫都是有原因的，既然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怎么还能害怕呢？

突然一切都停了下来。只有嗡嗡声还在响。他又站立了片刻，定一定神，然后硬着头皮微微睁开一只眼睛。

他一眼就看见了荧光屏上的绿字：“输送完毕。中间站。”

科利亚长吁一声，对自己发誓说，从今以后凡是人家不让去的地方再也不偷着溜进去了。

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办。他关上开关“放”，然后把总开关拧到左边。顿时静了下来。

“幸亏没出什么事，”科利亚一面想，一面打开座舱门。

“总算还不错，没怎么害怕。不过这事不能讲出去，真有些遗憾。”

科利亚一走出座舱就愣住了，因为房间里有些地方变了样。也许是眼睛没看准。首先，衣柜门关上了，科利亚根本没有动过。这还不算最奇怪的——刚才座舱象个受惊的兔子不住地打颤时，衣柜门倒可能自己关上。可是那几张折叠床怎么不翼而飞了，屋里的墙壁刚才还是绿色糊墙纸糊的，这会儿却全刷成了白色。科利亚揉一下眼，定睛看了看。还是那样。

于是科利亚拿定主意不去考虑这事。你要是一窍不通，

最好就别考虑它。有时老师把科利亚叫到黑板前，他解不出题，或者是不知道美洲是哪年发现的，他也遵循这条原则。两眼瞅着窗外，根本不考虑算题或美洲。反正跑不了是两分。当然这是在没有好心人悄悄提示的时候这样。

眼下科利亚也不去费那脑筋啦，摸了摸衣袋里房门的钥匙，径直向门口走去。

这间大屋子也变了样。巡洋舰不见了。要是光丢了巡洋舰也好。连放巡洋舰的桌子也不见了，长沙发和皱皱巴巴的床单、被子也不见了，电话也不见了，墙上挂的手枪也不见了，一句话，全不见了。房子还是原来那间，难道是科利亚站在座舱里的时候，有人把墙刷白了，把屋里原来的东西通通搬了出去，又塞进来满满一屋子的仪器？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想呢？

科利亚是个聪明人，他马上就想明白了。不久前他读过一篇美国作家华盛顿·依尔文格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里普·凡·文克利的人，他走到山里睡着了。后来他回到村里，走到街上谁也不认识他。他摸一摸脸，胡子有齐腰长，这时他才明白：一觉竟睡了二十年。

想到这里，科利亚抬手摸了摸下巴，奇怪的是没有胡子。在他摸下巴颏的时候，心里倒为父母难过起来，二十年前他们从汽艇上回到家里，只见桌上放着克菲尔，可是到处找不到儿子。他们给所有的医院都打了电话，民警也带着狗来了，但都是白费劲。科利亚，十二岁，失踪了。这会儿他马上就要走上楼梯，敲敲门，开门的准是上了年纪的妈妈和上了年纪、愁容满面的爸爸。他们问：“您找谁，年青人？”科利亚说：“我找你们的儿子。”他们回答说：“我们早就没有孩子

了，我们的儿子尼科莱二十年前失踪了。”

科利亚忧心忡忡地穿过房间。他想二十年来走廊一定也变样了。但是万没有想到竟变得这样厉害。

走廊没有了。现在的这个房子比原来的大十倍，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也摆满了各种仪器，不知是什么灯照得非常亮堂。这个大厅不仅占用了原来的走廊，而且还占用了楼梯间，甚至连科利亚住的房子也占用了。这个打击比前几个都沉重。

科利亚刚想返回座舱，按一下电钮——这莫名其妙的怪事就会突然消失——但这时他脑子里又产生了另一个念头。

电钮下面写的什么“中间站”、“终点站”，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一个的车站……这就是说，座舱是一个新式的快速发射器，科利亚这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可能是印度？这当然不是原来那个房间，而是另一个相似的房间。

科利亚一旦明白后，也就不忙着回座舱了。时间是绰绰有余。绝不能错过这个观光印度或撒马尔汗的机会。

科利亚很快就找到了门。这道门和墙一个颜色，只因为有一道头发粗的小细缝，才知道这是道门。科利亚在门边找到一个白色电钮。他一按电钮，门就滑到一边去了。他来到一条没有窗户，长而宽敞的走廊里。可能这走廊里也有许多门，但是门和墙连在一起，远处看不出来。

既然来了，那就再往前走走看看吧，科利亚拿定了主意。他怕过后找不到这个门还得再费事，就在门旁放了一个五戈比的硬币。

在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大概因为今天是礼拜日，

也许因为天还早。科利亚没有表，可是世界各地的时间并不一样，在印度可能是中午，可要是到了夏威夷，那就是晚上
了。

怪不得我们的邻居总把后屋锁着。这个发射器八成是试验性的，可能暂时还保密。不要紧，不用担心，科利亚不会说出去。即使严刑拷问，他也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

走廊尽头有一道宽阔的楼梯。科利亚刚准备上楼，忽然发现下面有个亮晶晶的东西。他愣住了。接着听到一阵沙沙响的声音。他紧跑几步闪到一旁躲在墙角里。他非常不愿让人看见，更不愿让人家问他：“你这个小孩，怎么到这儿来啦？小孩，是谁让你乘坐座舱的？”

他在暗中看到，顺楼梯上来的是一个怪物，不知是个子矮小的骑士呢，还是长着腿的吸尘器。这个丑八怪没有头，可是有无数的小手把纸片、垃圾都送到自己的身上和脊背上，矮子身下伸出来一些小圆刷子，旋转着掸去楼梯栏杆和阶梯上的尘土，把垃圾都扫进固定在他身后的一个明晃晃的袋子里。打扫卫生的矮子打面前经过的时候离科利亚有一米远，用一把刷子给科利亚刷了裤子，用另一把刷子刷了皮鞋。然后又急急忙忙地往前走。

“谢谢，”科利亚对清洁工说，虽说这第一次会面圆满结束了，但继续往前走时他仍然很谨慎，不断左顾右盼，唯恐被别人看见。

楼梯把科利亚带到一间宽大的前厅，大厅的前墙全是透明的。这么大的玻璃到现在还完整无损，没有人失手把它打破，真是奇怪。科利亚走到玻璃墙前观看着外面的广场。

广场上绿草如茵。广场后面树木郁郁葱葱。科利亚心里

想，莫斯科的树现在还没发芽，那么他这是来到了一座南方城市。

科利亚无意中碰了一下玻璃墙，墙上突然出现一个正好和科利亚一样高矮的门洞。这座墙就象有知觉似的，请人通过。科利亚顺从地走了出去。

外面天气不冷，科利亚穿着短上衣正合适。微风徐徐吹来，树林后面一座座高大的楼房隐约可见。他穿过一条粉红色的平坦小路，在草坪上走了几步。然后回过身来仔细看了看他刚从里面出来的这座楼房。

楼房有二十多层高。可是楼里的窗户却不多。棱角也少。就象是有人拿了把锉，把大楼四周锉平了似的。大楼的颜色象珍珠那样晶莹闪烁。有些地方凹凸不平，建筑师也忘了修理，后来科利亚才知道，这是故意留的。凹进去的地方是阳台，凸出来的地方用玻璃遮住，好象是蜻蜓的眼睛。不能说科利亚喜欢这座大楼，然而他是一个眼界开阔的人，而且认为各国人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愿意盖什么样就盖什么样。住在冰屋里的爱斯基摩人，或住在小屋里的印第安人看见高楼大厦或农舍木房大概都会觉得可笑。

刚才科利亚经过的那座玻璃墙上方，用玻璃镶着一排金色大字：

时间研究所

这排大字的两旁有两个二层楼那么高的巨大的黑色正方形。其中之一是个钟。上面闪闪发亮的是一些数字：9-15-35……36……37……38……39……最后那个数字在不停地变换，指的是秒。

第二个正方形可把科利亚的全部假想都推翻了。上面写

